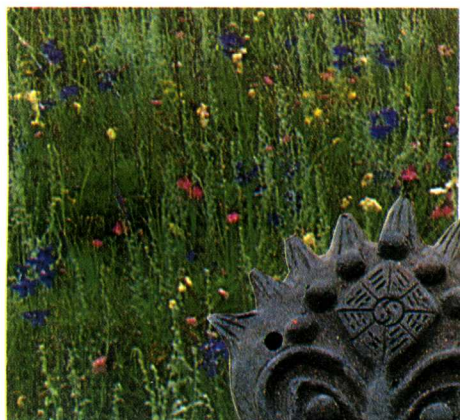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人向来视背井
离乡为苦难，这一
百年里却总是背井
离乡。为革命，为自
由，为理想，为谋
生，为女人。

群众出版社

百年留守

Bai Nian Liu Shou



陈村

当代名家随笔丛书

613976

44.628081

xyw/1267

9

当代名家随笔丛书

百年留守



陈
村



群众出版社



C0376778

(京)新登字 093 号

版式设计:王袂珊

百年留守

陈村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印刷二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9.625 印张 147 千字 插页 4

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14-1280-4 I·461 定价:10.00 元

印数:00001-10500 册

吃猫

陳村

一辈子吃过许多东西，其中也有几样罕见的，可惜怎么吃的，味道如何，全都忘记了。唯有那次吃猫，至今历历在目。

那是“文化大革命”时，我已升入初中。
每天^{的课}斗“牛鬼蛇神”，踢足球，打扑克，读“毛主席语录”，~~过得倒还过得去~~。只是正值

青春期，新陈代谢旺盛，非常贪吃。同学几个凑在一起，都想^吃点好的吃。~~那时吃的~~

① 学生的口袋里没什么钱。尽管革命了，~~街上~~

② 东西仍要钱来买。大城市没有野物可猎。城里

最多的动物是人。尽管革命了，我们也知道，
开什么玩笑，~~吃人~~。
吃人。
~~吃人~~。

作者小传

陈村，男，回族，1954年5月6日生于上海，祖籍浙江。1971年去安徽省无为县板桥公社插队落户，1975年考入上海师范学院政教系，1980年毕业，被分配于上海市政二公司任职工学校教员。1983年起脱产创作，1985年调入上海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。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陈村的文学创作始于插队时期，1973年起开始投稿，写有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文学批评、电影电视剧剧本约二百万字。主要作品有：中短篇小说集《走通大渡河》，《少男少女一共七个》，《蓝旗》，《屋顶上的脚步》；长篇小说《从前》；《住读生》；短文集《今夜的孤独》，《生活风景》，《弯人自述》，《孔子》，《小说老子》；名著缩写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等。

序

我以那篇上百字的《应该十分重视文化考核》作为这本集子的开头。在我的写作生涯中，它是印成铅字的第一篇作品，发表于1973年8月11日的《文汇报》头版。当时正在讨论张铁生先生的“一张发人深省的考卷”，我的这种论调显然不合时宜，因而，两天后文章为革命群众所批判。

这样的讨论，现在想起来当然是莫名其妙的，时过境迁，我无意再说什么。我想到这篇文章，是因为想到了我的不合时宜的许多文章，以及我的不合时宜的服装、发式、身体、心态。能够徜徉在时宜之中，是生而为人幸福，这是我所知道并深深羡慕的。然而生性如彼，改也难了。我将自己定位为这个时代的目击者，见风见雨地在街角坐着，看来看去，看远看近，非常精彩。

好在中国从来是不会缺乏可看的情境，这便是看客的幸运了。

再过两天，那个叫做世界杯的赛事就要在美国开始了。我将半夜起来，在电视里领略那个遥远的额外的白天。人生也如球场，人生也是圆的，命运之神将它踢来踢去，究竟会不会踢进球门呢，会不会踢进自家的球门？生命有着那么多的悬念，使我们想起来就有一丝激动，这是人生最有魅力的方面。生命中还有那么多的回顾，这也使我们留恋生命的过程。要是将它记下来，就是文章，就成了闲言碎语。是的，自从人类发明了语言，他们怎么都离不开闲言碎语了。

是为序。

作者

1994.6.16. 于上海

目 录

序.....	(1)
应该十分重视文化考核.....	(1)
想起了桂林的山.....	(2)
多余的注释.....	(4)
致友人.....	(7)
闲聊语言.....	(11)
夜半论文.....	(14)
非小说论.....	(20)
小康式文坛.....	(25)
能写则写.....	(32)
谁来布道.....	(34)
为什么“杀人”？.....	(38)
批评家哪里去了？.....	(42)
我们的天数.....	(44)

为贫乏的写作·····	(46)
养着又何妨·····	(49)
少年夫妻老来伴·····	(52)
跨越世纪·····	(55)
事情就是这样·····	(58)
这里的收获静悄悄·····	(63)
闲话新潮·····	(65)
关于标点·····	(69)
不是·····	(71)
胡扯·····	(75)
烦·····	(81)
为“荡妇”声辩·····	(84)
有根者如是说·····	(90)
一言难尽·····	(94)
新创世纪·····	(98)
如何说话·····	(103)
诚实的蛇·····	(108)
有没有故事·····	(113)
描述与猜测·····	(118)
你为什么压抑·····	(123)
辅导批评·····	(128)
你可曾口是心非·····	(133)

你居然到处得奖·····	(140)
上帝知道·····	(148)
你还有什么说法·····	(159)
你为此心里难过·····	(166)
自有黄金屋·····	(173)
想小说·····	(185)
《走通大渡河》后记·····	(192)
《从前》后记·····	(197)
《蓝旗》自序·····	(200)
《今夜的孤独》自序·····	(202)
《一下子十四个》自序·····	(204)
《弯人自述》自序·····	(206)
《小说老子》跋·····	(209)
漫话王安忆·····	(211)
歌手的常胜·····	(219)
《白洋淀》附记·····	(221)
致王安忆·····	(223)
美国的梦·····	(229)
致哲夫·····	(231)
读《黄球衣》·····	(234)
读《死是容易的》·····	(236)
我读残雪·····	(239)

老体新看·····	(243)
读两本书·····	(246)
走出妓院·····	(249)
破译人类行为·····	(254)
读《追忆逝水年华》·····	(256)
序赵丽宏·····	(257)
序陆星儿·····	(259)
想念狐狸·····	(262)
听孩子说·····	(264)
读毛主席的书·····	(267)
品书二题·····	(270)
为孙甘露跋·····	(273)
百年留守·····	(276)
黑白之道·····	(280)
为人道的摄影·····	(282)
为顾城而哭·····	(284)
再读《安娜》·····	(289)
楼上的妈金·····	(292)
编者的话·····	(295)

应该十分重视文化考核

看了上海广播器材厂傅方同志的信,我很赞同他的观点。在确保考生政治质量的前提下,应该十分重视文化考核。

思想好并不等于文化好;大学也不是小学。大学不可能对学生从一加一教起。为了保证教学质量,文化考核是必要的。

我认为,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是凭空飞来的。打个浅显的比方:不识字的人是不可能分析甲骨文的;不明白一些基本的哲学名词,一定不能读好马列的书。那种认为记住中学课程的内容没啥用的思想是很错误的,它事实上是在宣传“读书无用论”。

1973. 8.

想起了桂林的山

今年春天，我到了桂林。在去招待所的车上，目光追踪着夜色中的山峰，我兴奋了。夜色中，看不清细部。山的轮廓呈心电图状，陡陡的，似有点“自由化倾向”，并不打什么招呼便拔地而起，颇象重庆的“解放碑”。

我的第一个感觉：山不是这样的。

山果然有“样”么？

我曾开过车床，手握卡尺，似一个统一的尺度来决定零件的生死。这无疑是必须的。可是，大自然的造山的车床何在，卡尺又何在？

所以，才有桂林，才有阳朔，还有纷至沓来的游客和方兴未艾的“无烟工业”。

我在桂林住了二十多天。招待所旁的南溪山经不住日看夜看，终于变得毫不新奇。有几次，我目力大济，竟看出那些山峰全是以石块组成。我有些沮丧：大自然积千万年的造化之功，居然如此不耐咀嚼。

人也许是生物界中最不甘守旧的一种。以文学形式为例，确也如此。任何一种形式，它的完美之日便是衰亡之始。最后，终于只能在博物馆找见。这种新陈代谢也是不可抗拒的。桂林毕竟是桂林，但桂林又只不过是桂林。它无法满足人们的多种审美要求，也无法在短时期内通过自身的改变来适应人们的这种要求。于是，李太白“一生好入名山游”成了极明智的举动。

我想，我们的文学形式也应有“名山”，多多的“名山”。既有已被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，又有将被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。在艺术上，同样需要“升级换代”，同样需要生生不息。读者规定了作者的写作领域；作者引导读者向更新更高的审美层次走去。

话还回到桂林。我离开那里前，自以为已经将它看透。但在飞机升空时，我望着逐渐退去的大地，忽然有了种新的感觉。我曾登山，游江，钻洞，没想到还有另外一个角度。站在这个角度，群山成了点状，且点得不俗。这种处在相对运动位置上的观赏，很能给人一点启发。

作为作者，我为新的文学形式而鼓掌，我也为有别于过去的传统形式而鼓掌。不要老是站在原地“向前看”，抬起腿来，向前走走吧。不走，能有路么？

1982.10.2. 太湖饭店

多余的注释

“小小说”(或称为“一分钟小说”、“微型小说”、“一袋烟小说”等等)居然悄悄地在文坛上探头探脑了,据我在书店工作的朋友说,销路还真不坏。这叫苦无读者的“纯文学”生出一点兴奋。

外国有专门靠写此类小说吃饭的作家,中国似乎还没有。我写过几十万字的长中短篇,留意将小说短到如此还是第一次。去年六月,独自在一个叫昆山的镇上闭门造车,造了十来篇短东西,作为试验。

将小说写得只有一千来字一篇,很不容易。稍稍不慎,就成了提纲,或成了场景,读完也就完了。于是想到了寓言,它虽短小平易,没大的起伏与细的描述,仍不失为独立的有存在意义的作品。当然,写寓言更不易了。

这里的《手球》是从一个假设出发,假设修改了足球运动的规则。世间的许多事,很可能因为不起眼的小小的变更,而变得面目全非。究其动机,那小小的变更却是善

意的或不得已的。尽善尽美是人们的愿望，奇怪的是，这愿望不总是引出好的结果。

《旧书》则是一种叹息。写了书而不能投入有效的实际的文化消费，于作者是件极可悲的事。老友新朋在尘封的书架上排排坐，也不是好的滋味。卖书的因熟视而无睹，写书的则触景伤情。即使我这个在一旁看热闹者也不能无动于衷。既叹息作者的痴，也感慨读者的漠然。这篇短文，便是我在书架前叹息的继续。

从《捉鬼》中可以引出许多“道理”。譬如有鬼还是捉了的好。譬如捉别人容易捉自己难。譬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等等。想到这题目，是因那些天写累了便读《聊斋》，读得出鬼。我感兴趣的并非鬼的分类或捉鬼的技艺，而是假如张三也是鬼怎么办。小说没写下去。文中的张三也许去自首，也许将角锯了，也许转而认为世上根本就无所谓鬼，也许觉得做鬼比做人更体面些，……究竟如何，我们就知道了。

自以为写得好点的是《琥珀》，其中的色彩感比较丰富。这是个悲喜剧。张三以他的兢兢业业和无比自觉为自己作成一只穿不透的茧。漆刷的一笔一划中自有他的乐趣与激情。终于作茧自缚。这是可悲的。喜的是老屋竟成了琥珀，转移为另一种价值。游人来观赏，与拾得旧刀枪的牧童一样，只是觉得好看与有趣，也可将悲喜换过

位置,前者是喜,后者为悲。反正一悲一喜,就看你怎么去看了。

当然,并无讽嘲劳动价值的用意,所以用了“文革”中的“红海洋”为素材,对那眩目的色彩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
以上不过是作者的解释罢了,多余的话,读不读都可以。文章既已发表,作者便失去了解释的专利权。不知亲爱的读者在其中还看到了什么。

1986. 1. 6.